

## 竹筒饭

►市四中七(8)班 胡泽允

爸爸

秋假第一天，晨雾还未散尽，我便缠着爸爸往太湖山里去。山路铺着层层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像大地在低声呢喃。行至山腰，一片苍翠竹林骤然映入眼帘，竹竿挺拔如卫士，竹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阳光一照，折射出细碎的光。“我们就在这做竹筒饭吧。”爸爸的提议瞬间点燃了我的兴致，我连连点头。

爸爸选了根手腕粗的嫩竹，表皮泛着清润的光泽，带着山林的湿润气息。我拿过柴刀，学着爸爸的样子握紧刀柄，可刀刀刚碰到竹身，就像遇到了调皮的小精灵，“哧溜”一下滑了开去，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爸爸指着竹子笑着说：“劈竹要找节疤处，顺着纹理用力。”我深吸一口气，双脚稳稳地面，手臂绷成一张弓，柴刀对竹节处猛地劈下。“咔嚓”一声脆响，竹身摇晃了一下，落下几片带着露水的竹叶。看到有所成效，我接着又是几刀，刀刃与竹身碰撞，发出“砰砰”的声响，像在演奏着山林交响曲。

终于，随着“咚”的一声响，竹子被我砍了下来。接下来就到了掏空竹心这一步了。我找来一根尖尖の木棍，小心翼翼地刮着竹子内部。起初竹屑厚实，木棍刮得格外费力，我便左右旋转，竹屑渐渐变成细细的粉末，簌簌往下掉，像秋日的碎金。掏空的竹腔内壁光滑洁白，带着淡淡的竹香，仿佛天然的美食容器。

紧接着，我把备好的糯米和香菇丁、腊肉丁拌匀，小心翼翼地往竹筒里填。米粒簌簌滚落，不一会儿就把竹筒填得满满当当。凑上前闻一闻淡淡的竹香，米香便萦绕在鼻尖。这烤完后不得更香，我想着。爸爸伸手接过我手中的竹筒用洗净的竹叶堵住竹口，用藤茎紧紧缠绕，活像给竹筒系上了翠绿的腰带。然后在空地上架起篝火，将竹筒横放在火上，就算大功告成了。火苗舔舐着竹身，发出“噼啪”的轻响。随着竹筒渐渐被烤得发黄，竹香混合着米香、肉香丝丝缕缕溢出，勾得人食指大动。我不时翻面，看着竹筒表皮泛起的焦黄斑纹，心里满是期待。

当竹筒被烤得微微膨胀，爸爸一刀劈开，热气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糯米吸饱了竹汁，颗颗晶莹剔透，像裹了层琥珀。咬下一口，竹香清甜、米香软糯、肉香浓郁，在舌尖交织成最美的滋味。夕阳西下，把山林染成了暖金色，吃着手中的竹筒饭，看着袅袅的炊烟，心中很是满足。

第一次秋假，第一次做竹筒饭，山林的清风、柴火的暖意和美食的鲜香，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

妈妈

## 宁波裹着雨香来

►市三中东部校区八(9)班 许歆悦

爸爸

浙江的秋总像偷跑的顽童——夏的余温还没把柏油路晒透，秋假的行囊已在肩头沉了起来。别处的秋是裹着凉的，浙江的秋偏要耍点脾气：上午日头还把人烘得鼻尖冒汗，傍晚风一吹，裹毛衣的手都攥不暖兜。就这么闹着，秋假撞进了日子里，我揣起书包，拽紧行李箱轮，往山海那头的宁波奔去。动车刚驶出站台，雨帘忽然从天际垂落。雨珠撞在车窗上，碎成一片细密的“嗒嗒”声，窗外的树影与田埂顺着雨线往后逃，连风都追着车轮往前赶。一小时的晃荡漫过指缝，我踩上站台时，雨幕早把“宁波”二字浸得发软，抬眼望，整座城都笼在半透明的纱里，连空气都裹着湿软的神秘感。

站在酒店床铺上时，雨还在檐角扯着线。翻了两回身，到底抓了伞往雨里钻——要会会这座神秘的城市。伫立在博物馆展柜前时，暖黄灯光裹着青瓷盘的釉色，那釉像浸着千年前的窑火余温。我盯着盘沿的缠枝纹，像跟某个捏泥坯的匠人对上了目光，连呼吸都轻了——这是一场隔着时光的照面，把“古老”两个字，揉进了瓷盘的细纹里。

从窑火的余味里抽身，转身撞进昆虫馆的光里：玻璃盒里的蝴蝶翅翼还沾着山野的潮气，甲虫的鞘翅亮得像镀了晨露——是周尧攒了数年的日月，把世界的热闹与鲜活，都钉在了这一方方展盒里。当晚霞酿成天边最后一抹酡红，我扎进城隍庙夜市的灯影里。瓷碗里的汤团滚着白胖的边，咬开时芝麻馅裹着热气漫开，甜香裹满了舌尖；左手的糖葫芦粘得指尖发黏，右手的油赞子脆响撞在雨里，连风都裹着甜味。

慢悠悠地骑行在东钱湖畔，穿梭在利民村中，坐在躺椅上轻轻晃，湖风轻拍额头，无比惬意。抿一口气泡水，绵密的气裹着凉，顺着喉管往下沉——连风都是软的。这趟秋假像收了张立体的明信片：釉色里的千年、翅翼上的山野、汤团裹着的甜香、湖风沾着的潮气，都叠在“宁波”两个字里。往后想起这趟路，连风里都裹着秋的清凉和这座城的温软。

妈妈

## 特殊的任务

►神童门中学七(6)班 邵泽洋

爸爸

妈妈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秋假”这个名词还是让人颇感陌生，以至于真正到来后，心中的激动与欣喜难以压抑。秋假第一天的行程是和朋友出去玩，奈何天公不作美，细雨很快下了，一行两人只得匆匆躲入一旁的奶茶店。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选择，雨不久便大了起来，毫无征兆地宣泄着，将天空浸湿了，灰蒙蒙地压下来，朋友抱着iPad不放，游戏中厮杀的音效和语音不时传来。奶茶店没什么人，店员也在闲聊着。我看向窗外，隐约看见一片晕开的蓝色向着我们这移动，不多时，门被推开，“噼里啪啦”的雨声从门缝涌进来，一个人披着蓝色的雨衣走进来，抖了抖身上的水珠，脱下了雨衣。我本认为该是一张年轻的脸，却看见雨衣下的那张脸堆满了褶子，看起来颇为苍老，皮肤黝黑，一层层的褶皱像一座座连绵的山丘，他穿着极普通的秋冬衣物，进来后不停地搓手，那天气确实有些许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奶茶，在小县城并不常见。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店员平和的声音传来，他略略愣了愣，伸出粗糙的手指点了点写满奶茶名称的屏幕，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那个……您需要什么？”店员面露难色，有些尴尬地问道。他还是那样，很着急，却无能为力，我意识到，我面前的人是一个哑巴。

他把目光投向我和好友这边，我低头看着坐在一边的好友，iPad里的击杀提示音还在响，窗外，雨下得更猛了。我心中感慨万千，最终却只将心一横，跳下高脚凳，正欲上前，只听“啪嗒”，一声脆响，iPad被扔在了台面上，朋友三两步上前，与那人对视一眼，顺着粗糙的手指看去，对着店员道：“茉莉奶绿……要常温的。”

“这边请问要几分甜？”店员很有礼貌地问。朋友再次看向他，他用手比了一个“三”。朋友那清微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三分甜。”

“好的，请稍等。”那人像是松了口气，脸上绽开孩子般的欣喜，层层叠叠的褶皱里堆满了愉悦。

雨渐渐停了，从阴云后射出一缕金辉，打在雨后的大地上，似是老天也为此事动容。

妈妈

爸爸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

弟弟

妹妹